

## 重构时间:论面容的叙事力量

强佳琪,魏家川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时间见证了面容从诞生、衰老到消逝的全过程。论文以面容所承载的时间性及其叙事意味为研究对象,以皱纹、疤痕、遗照、修图技术为例,揭示面容与时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了在时间维度上面容独特的叙事力量:重构时间。皱纹的累积,展示了时间的图像化过程;面容上的疤痕,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故事性;逝者的遗照,承载了个人时间的终止和情感的延续。放眼于当下,人们利用修图技术对照片上的面容进行修改,淡化或加重面容的时间痕迹,营造出错乱的时间效果,呈现出叙事文本的异化状态。面容是时间在人类身上明显而直观地反映,在某种意义上说,面容的叙事力量在于重构了时间。

[关键词]面容;时间;叙事;重构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1.04.013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1)04-083-07

面容是人类身份的重要标识。时间犹如一双看不见摸不着的“灵活的手”,镌刻了面容。时间伶俐伶俐、无止无休,就像朱自清在散文《匆匆》中写道:“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sup>[1]</sup>人们不管恐惧与否,都难以逃避时间在面容上得意创作。而笔者认为,不只是时间塑造了面容的基本样貌,作为时间历程的展示者,面容巧妙地呈现了时间的正向流逝、反向消弭、停止与错乱等运动变化,直观地展示出隐藏在时间背后的人文意蕴,成为所有时间叙事的关键聚焦之处。龙迪勇认为:“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sup>[2]</sup>面容在时间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出匆匆流逝的时间价值和意义。

### 一、定律突围:面容与时间的关系阐释

现代物理学对时间做出假定,将时间分割为严格意义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认为,时间在不同概念下有多种可能,“时间是我们存在的本质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时间之内,无法摆脱时间的制约<sup>[3]</sup>。在哲学层面上,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以将来、曾在与当前为统一整体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这个具有统一性特征的现象的核心是“将来”,将来于“曾在”中呈现并成为“当前”<sup>[4]</sup>。时间是永恒存在的,万事万物似乎都被沾染上了“时

间性”的特点。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老病死、沙漠变绿洲、资源枯竭再生、物件破损修复又被弃等现象,成为生活的常态。海德格尔认为,“过去、未来与现在并非时间的三个部分,而是属于时间性的展开结构”<sup>[5]</sup>。时间是总领万事万物发生、发展、消失的标尺,所有的事物都会在时间的作用下表现出它的“曾在”“当前”与“将来”。同时,时间具有易逝的特性,这一特点促使了人们使用文字记录等各种方式来保留时间,人的面容即为一种呈现时间的具体载体。

面容会随着人的情绪发生变化,是人的心理晴雨表;面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是时间的年轮。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了面容的重要价值并做了一番研究。南帆在《叩访感觉》中对面容进行了界定:“面容居于人体顶端;以颈部为界……从一个生理之上的高度统一了面部的诸多器官。”<sup>[6]</sup>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中认为“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脸来再现自我,他在生活中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sup>[7]</sup>。杨大春在《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中指出,“面孔当然是身体,但又不唯是身体,它其实具有某种象征意义”<sup>[8]</sup>。王嘉军在《存在、异在与他者:列维纳斯与法国当代文论》中分析了列维纳斯的观点,认为脸是绝对他者的在场,面容开启了理性和理解,成为一个具有伦理强制力的概念<sup>[9]</sup>。让-吕克·南希在《肖像画的凝视》中认为,肖像画是为了保留远离之人或者死去之人的肖像,反映了一种缺席的在场<sup>[10]</sup>。南希所说的肖像画

[投稿日期]2021-10-18

[作者简介]强佳琪(1999-),女,山西吉县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通讯作者:魏家川(1964-),男,江苏宿迁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是关于面容的记忆图像,这种“缺席的在场”正是反映了肖像画的“追忆”特征<sup>[11]</sup>。需要特别指出,张荆芳与唐诗人在研究中曾分别提出“面孔叙事”与“脸面叙事”的观点,其中,张荆芳以《你的脸》与《脸庞,村庄》这两部影片为例,将人的面孔提升到生命性叙事的高度上,认为面孔参与影片叙事的同时,展示了日常生活与纯粹的生命真实<sup>[12]</sup>;唐诗人以陈希我的小说为例,从文学和哲学视域出发,认为人的脸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通过脸面意象的叙述,可以将情感和哲学深度相结合,达到别样的叙事效果<sup>[13]</sup>。

以上对于面容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面容的生理表象和符号功能上,以叙事的角度来探究面容的相关研究非常少,还未有研究将面容与时间系统相结合探析面容的叙事意义。“人们探究内心对时间的感知胜于探究外在的时间本质。”<sup>[14]</sup><sup>[17]</sup>笔者认为,一般来看,时间塑造面容是不可逆转的定律,是宇宙与人类生命的逻辑原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同时,人们探究内心对时间的感知却是永不停息的。通过以面容为文本载体的叙事,使得“伶伶俐俐”在指缝间流走的时间变得形象具体。借助叙事的力量,在面容与时间之间,形成了一种“重构与被重构”的关系。时间在塑造着面容,同样也在被面容重构。“时间是叙述的出发点和归宿,叙述及其意义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sup>[15]</sup>可以说,面容作为叙事的储存器,保留了时间的故事,唤醒了记忆,让曾在与当前在面容上闪现。最终,面容使时间事件化,把时间中的记忆重组成故事叙事,将面容与时间的问题变成了叙事问题,进而重构了时间。

## 二、意象观瞻:面容叙事力量的具体生成

“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sup>[15]</sup>面容的叙事力量,正是通过对时间的重构来实现的。具体到一系列与面容相关的意象上,一方面,皱纹以“岁月留痕”的方式,呈现出时间的图像化叙事;疤痕以反向消弭的行进方式,讲述了具有残缺和意外性质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思考,提炼并建构了“沧海桑田”与“海枯石烂”的叙事性。另一方面,一张张面容切片——照片是对某一面容时间的定格,遗照上的面容是在停滞的时间中生发出情感的延续。面容的叙事力量通过皱纹、疤痕与遗照等多方位意象进行展现,从而达到重构时间的效果。

### (一) 作为“岁月留痕”的皱纹:时间的图像化叙事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当你老了》曾写道:“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

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sup>[16]</sup>杜拉斯的《情人》也写道:“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sup>[17]</sup>两位作者都借用面容上岁月的留痕,表达了对爱人真挚与深沉的感情。皱纹是经典的岁月留痕,是时间在面容上绵延的特征标记,是时间在面容上图像化之后的产物。清代孔尚任笔下,通过一栋朱楼的建立与坍塌表现出五十年兴亡,将时间的流逝可视化。正如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脸是时间的容器》中认为,“皱纹是时间的停尸房”<sup>[18]</sup>。皱纹的效果如同一栋朱楼,如同一间“停尸房”,承载了图像化的时间流淌。面容作为图像的底基,皱纹是底基上符号化的文本意象,用印痕的表现形式,绘出了时间的图像,承担了“自由表达”和“捕捉生活”的叙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皱纹是“灵敏的时间触角”,把握了“时间长河中瞬间的现在”,使得无情流逝的时间通过面容得以凝固<sup>[19]</sup>。在自然的状态下,每个面容都敌不过时间的摧残,面容上的皱纹会越来越多,皱纹的形态由细变粗,由短变长,斑驳成一道道时间的印记。皱纹在人的面容上不断生长,从一开始就与面容融为一体。时间犹如皱纹的催发器,让皱纹在面容上肆意昂扬,绘成流动变化的图像。

时间图像化的产物——皱纹,其图像化的呈现源于面容时间性的不可逆转。斑驳的皱纹作为衰老的标志,与人的年龄紧密相连。人们常说,“一个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眼里写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sup>[20]</sup>。于是人们会形成一种对于皱纹的“反感意识”,期待面容上的眼睛成为故事的承载者,蕴涵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却并不欢迎皱纹的渐渐来到。人们会突然发现面部随着皱纹的袭来逐渐松弛,被皱纹告知年龄增长与青春不再。王尔德笔下的唯美主义者道连·格雷,在亨利勋爵的言语诱惑之下,也会意识到无法青春永驻的残酷事实,“是呀,将来有一天,他的面容会干枯起皱,眼睛会昏花无神,优美的身材会破相变形,唇上的猩红会渐渐褪色……他会变得丑陋可怕,粗糙不堪”<sup>[21]</sup>。与皱纹的对抗实际上是与时间的对抗,展示了人们拥有、呵护、抹去的种种心路历程。“时间就是这样,我们为它着迷,也同样为它困扰。”<sup>[14]</sup><sup>[14]</sup>于是,在乏累的皱纹对抗中,出现了一种“皱纹鸡汤”的文化现象。人们开始宣扬自然生长的皱纹,是岁月的留痕,是一种自然的美,蕴含着岁月的故事、饱满的人生经历、丰富的个人魅力,这反映了皱纹无法控制之后,人们开始在心理上与皱纹妥协,接受了与面容时间性对抗必然失败的事实。

由此可见,人们为皱纹增添了故事色彩,认为皱

纹承载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比如西班牙电影《皱纹》改编自帕科·罗卡的同名漫画,讲述了老人埃米利奥被家人送进了养老院,见到了记忆退化的各色表现,本以为自己记忆较差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却同样被告知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患阿尔茨海默症后的老人,早年的记忆能反复重现,但是近期的记忆却时常遗失。皱纹越密织,人的近期记忆就会发生更多的褶皱,而人也会更怀旧。昨日的埃米利奥是光鲜亮丽的银行分行行长,老人们在养老院中高谈阔论昨日的辉煌成就,却在微小日常的记忆事件中迷失了自己。电影及漫画《皱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皱纹作为一种衰老的标志,承载了人生的时间跨度,承载了时间背后丰富的人生故事。在鲁迅的《故乡》中,儿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的少年闰土,多年后重遇,已经呈现出另一番境况:“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sup>[22]</sup><sup>80-85</sup> 时过境迁,变黄的面容肤色,红肿的眼睛,尤其是灰黄面容上深刻的皱纹,呈现出时间在面容上的图像化叙事。皱纹唤醒过去沉睡已久的记忆,将背后的时间流逝逐渐叙事化,并在面容上用动态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面容上的皱纹映照了往日命运中绵延的人生苦痛,体现了生活的摧残与褶皱,体现了心智与行动难胜昨日,体现了一场充满哀伤、冷漠与冷酷的迟暮之殇。

因此,皱纹作为时间的留痕是自然赋予的,其所承载的时间中的故事性,却是人为赋予的。“既是叙述性图像,当然应该叙述某一具体事件;而既要叙述事件,就必然涉及某一时间进程或时间系列。”<sup>[19]</sup> 皱纹展示了时间流逝的图像化叙事,它用细微的图像变化,将人类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进行动态整合,跨越式地包含了面容全部的时间历程。人类面容本质上是时间长河中关乎生活的图像叙事,以皱纹图谱的形式叙述了人生境遇中的酸甜苦辣咸。孩童时代面容上紧致光洁的肌肤,是童子初生稚嫩的表现。时间的作用,主要是将五官舒展,褪去稚气,随着时间的流逝,皱纹不断累积,不断生长漫延,依附在面容上叙述着光阴的故事。每道皱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以面容为根基,开启自己的“寄生之旅”;它与其他皱纹累积组合,构成它们的一方天地。皱纹的“面容图像”时时刻刻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保留着动态行进的时间特征。人们赋予了皱纹故事性的角色,并用实时更新的面容图像来呈现时间流逝的痕迹。

时间里的面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其对面容的塑造行为也触发了面容对时间的重构之可

能。“图像叙事的力量首先来自于图像本身的构成”,通过反映现实生活的世界,唤起内心的情感、激发人类的想象,从而展示图像叙事的力量<sup>[23]</sup>。面容这幅“时间的图像”,最精彩之处便在于“岁月留痕”。正如此,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的影片《你的脸》与法国艺术家JR的人文摄影绘本《皱纹》,都以中老年人物面部特写为呈现对象,向观众和读者展现出斑驳的白发、深邃的眼眸以及布满皱纹的皮肤,展示时间流逝之后所留下的印记,表达对于时间流逝、光阴荏苒的感慨与触动<sup>[24]</sup>。城市的肌理是规划排列的建筑与街道,人的面容肌理是深浅沟壑的皱纹。人的面容皱纹,正是以动态图像的呈现方式,对时间进行图像化的叙事构建,讲述着百态人生。面容的背后尽管是平凡的人生起伏,却是每个人最真实与自然的人生使命。皱纹赋予了时间情感性的标记与故事性的内涵,体现了面容对时间的重构作用。

## (二) 作为“意外之物”的疤痕:时间反向消弭的残缺性叙事

疤痕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留下的印记。据研究,安达曼岛人每当孩子成年,就会在他们的身体上割痕。疤痕是安达曼岛人迈入社会人身份的必经之路,标志着“童年到成年的过渡”<sup>[25]</sup>。在我国,宋代有一项叫作“刺配”的刑罚制度,“刺配”即为“刺面而流配”,犯人脸部被刺字被宋代社会俗称为“打金印”<sup>[26]</sup>。在《水浒传》中,有不少有关“金印”的情节,比如第11回,朱贵认出了豹子头林冲,更是凭着其脸上的金印,直接戳穿了林冲想隐姓埋名的举动。在第29回,武松为了隐藏囚犯身份,特意“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在第72回,宋江在上东京闹元宵之前,神医安道全已用“好药调治”与“美玉灭斑”等方法,除去了他脸上的金印<sup>[27]</sup>。由此可见,林冲、武松和宋江都曾想遮挡自己面容上的金印痕迹,从而隐藏自己的身份,隐藏与这块金印相对应的不愿为人所知的故事。面容上的“金印”作为一种不光彩的痕迹,印刻在人生履历上,成为一段固定的标记。正如师彦灵所说:“疤痕由创伤产生,创伤产生的原因很多,有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战争的、家庭的等,但压抑、解离、与外界隔离以及对自我的否定是受创者共同的症候。”<sup>[28]</sup> 疤痕是创伤的遗留之物,通常由一个意外的或是非常规的因素导致,比如刑罚、玩闹打斗、情绪崩溃、疾病等,放置在每个人的生命长河中,往往成为一段“旁逸斜出”的历史,凝结了较明确的叙事指向,就像“奥德修斯的伤疤”一样,作为一种记忆的追溯,叙说着与之相关的种种往事,

承载着奥德修斯的身份认同所需要的记忆延续性<sup>[29]</sup>。

疤痕的位置不同,故事叙事的影响力也不同。而一般来说,面容处于人体的最佳暴露位置。每当与人相遇时,面容上的疤痕更是最先受到目光的冲击。鲁迅笔下“青白脸色”的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到店来喝酒的人们也常常笑他:“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孔乙己面容上的疤痕,是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笑料。人们常常根据新添的疤痕笑话他:“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sup>[22]</sup><sup>[24]</sup>大家都一致认为,孔乙己脸上新添的疤痕,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件相对应的故事,或许身上其他部位的疤痕并不会达到如此突出的效果,这也体现出面容上的疤痕具有更加突出的时间效应和叙事效应。

在时间的维度上,面容上的疤痕与皱纹一样,都是面容的时间标记。疤痕反映了面容时间性中的异样时刻,它往往始于某个后天的危机事件,承载了面容时间性的某个时间节点,承载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一场人们所遇到的突如其来的面容危机。在时间的线性流动中,皱纹会不断地产生,由细变粗,由少变多,斑驳密布于人们的面容。疤痕没有反映出自然时间的绵延性,它却将时间装进“漏斗”中,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它的渐渐消弭。疤痕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某一时间节点产生之后,会进行着与时间相反的运动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化,在面容的疤痕区域上逐渐散开,时间越持久意味着疤痕印记变得越浅,或许并不会完全消失。因此,疤痕似乎重新构建了时间的方向与性质,面容上的疤痕,似乎掩盖了时间如同一往无前的洪水猛兽一般,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强烈信念,而用反向消弭的方式改变了其一往无前的方向性;面容上的疤痕,似乎也在不断地考验时间的耐性,塑造了时间的另类“性格”——温和抚平,构建了有关时间的另一种叙事话语。

在事的维度上,疤痕是一种特殊的叙事之物。“不论这伤痕会引发悲伤的情感还是会带来喜悦的回忆,它都是挥之不去的印记,人们每每看到这疤痕,总能想到背后所隐含的故事。”<sup>[30]</sup>与皱纹相比,在疤痕的背后,或许有着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传递了在“曾在”的时间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段回忆。在毛姆的短篇小说《带伤疤的人》中,叙述者用面容特写描述了一个男人脸上可怕的伤疤:“那块疤又红又宽,像个大月牙儿,从鬓角直到下巴;不用说,那准是由一次可怕的创伤造成的。”<sup>[31]</sup>通过主人公“我”与一位朋友的谈话,作者叙述了男人疤痕的由来,先是一系列的身份渲染,指出伤疤男人曾参战被俘,讲述了其传奇又夸张的人生经历,最后却将伤疤冷门

地归结到不小心开瓶子划破的日常原因上来。叙述者故意将情节突转直下,将疤痕的传奇故事性猛然消解。疤痕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之物,与叙事的技巧相搭配,巧妙地牵扯出个人的人生传奇,牵扯出一段关于伤疤的特定的回忆。再比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斗牛士罗梅罗、《教父》里的迈克尔、《第43条伤疤》里的芒罗,以及金庸小说《连城诀》中自毁容颜的凌霜华等人物,都通过面容疤痕的残缺性功能,来帮助叙述者进行回忆性叙事与人物性格塑造。面容疤痕的叙事效果,源于疤痕的偶然性,为人的心理引发了突如其来的刺激性反应,在面容上留下了非自然状态下的产物。所以其背后隐藏的回忆中的故事,人们往往印象深刻。

在《祝福》的后半段,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成为鲁镇人新的话题趣味,这一道伤疤被大家公认为是“耻辱的记号”,专挑这道伤疤来故意揭开祥林嫂当年的事故。在完整的面容中,疤痕往往成为面容中一处难以回避的焦点,获得比其他部位更为明显、更为持久的关注。而这一关注源于疤痕为面容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残缺性的状态展示。疤痕所承载的记忆拥有了持续性的提示效果。所以,疤痕作为特殊的表意符号,是一种残缺性身体叙事的符号体现。疤痕为面容带来的残缺性,展示了一种非自愿的沉甸甸的存在。与皱纹相比,疤痕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和故事性,或许是一段残酷而痛苦的回忆,并且具有持久的效应,伴随人的一生。面容上的疤痕印记往往很难被人们接洽,即使是整容,也很难将疤痕从面容上完全清除。因此,疤痕印记成为人类面容上“局外人”一般的存在。疤痕作为“尴尬”的存在,被作为面容的另类看待。

所以,疤痕作为面容上的“意外之物”,从一开始就承担了时间中异样的特征与角色,成为生命中残缺性叙事的标记。疤痕显示了时间被面容建构的反向消弭的另类表征,体现了面容重构时间的叙事作用。

### (三) 作为“面容过刊”的遗照:时间停止与情感叙事的延续

苏珊·朗格在《论摄影》中指出“照片乃是一则空间和时间的切片”<sup>[32]</sup>。遗照作为一种面容的“切片”,是面容在特定时间的记录,是面容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具有唤起人们某种特定情感与记忆的作用。遗照面容的选择常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有预料去世即将来临时,逝者专门为遗照而拍摄或选择的某一时刻的面容,另一种是没有预料到死亡突然发生,由逝者的特定关系人选择生前的照片作

为遗照。遗照选取一般会遵循以下原则:面部特写、姿势端正、表情自然等,且符合庄重肃穆的情绪。遗照主要是为后人追忆逝者而设,直观的面容呈现可以帮助后人追忆逝者,表现出“音容笑貌、宛在眼前”的追忆效果。在悼念堂上,遗照位于整座悼念堂正前方并居于中间位置,是葬礼仪式上的关键性因素。遗照摆放在悼念堂的正前方的中央,白烛在周围缓缓摇曳,肃立的花圈与呜咽的哭声,共同构筑了与逝者告别的特殊氛围。前来悼念的亲朋好友向逝者施以礼节,而此刻却与逝者鲜活的生命不复相见,两相对照滋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死别情绪。

遗照作为逝者生前面容的一种展示,保留了逝者的某种典型特征与情态情绪,把过去的时光拉近,把过去的故事重讲,同样反映了面容在时间重构中的叙事作用。首先,对于时间来说,永驻“当前”才是时间的真谛。但遗照上的面容,将逝者的时间进行有意的“倒带”,建构了反向逆行的时间话语。有意“倒带”的结果,就是重回到了逝者面容状态与精神状态较好的某一时刻,将其凝固在生前的某个时间节点上,主动建构了“曾在”的时间话语。因此,遗照封存了面容的五官状态、表情、皱纹等,是逝者整个生命某一瞬间的定格。遗照作为一个“被切断处”,其承载了两处时间的切断,一处是在拍摄时,面容的时间进程被切断,作为时间进程上的一“点”,面容以空间化的图像形式(遗照)固定了下来;另一处是遗照承担了逝者生命时间的永久性切断,面容被固定在某个“曾在”的切断处,作为生命时间的终结意味而存在<sup>[19]</sup>。马尔科姆·阿迈尔在《时间》中说:“时间将从这段记忆中流逝,我们的记忆也将溜走,我们将失去这段时间,失去这段我们记忆中的时间。”<sup>[33]</sup>在遗照所展出的场景中,“当前”时间已与逝者发生分离,在世之人已经失去了逝者的时间。逝者的面容已经成为历史。随着逝者的时间保留在记忆之中,在场的每一个活生生的面容,都会继续随着时间再同步行进,而遗照上的时间与线性流动的现实时间,发生了永久性的割裂。

廖述务认为:“遗像是生者与死者唯一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阴森的信物。在这一黑白的画面中,阴阳两界豁然间畅通无阻。”<sup>[34]</sup>在符号的意义上,遗照具有独特的价值。遗照代表了时间的停滞,但是却给予他人情感无限生发与延续的基础。逝者的音容笑貌,容易让人回想起逝者生前的事迹。遗照是时间的一个刻度尺,在其上呈现出的面容,标记着“归零”的生命。但同时,这又成为情感延续的新开始,遗照承载了强有力的叙事意义和价值。遗照所引起的

“追忆”与“传唤”的作用,与让-吕克·南希的肖像画的凝视理论相似。遗照也是一张肖像的呈现,突出了逝去之人的面部特写,通过面容的展示,触发了发生于当下的“追忆”作用,遗照“让人在死亡中不死”<sup>[10]</sup>。在很大程度上,遗照的情感触发机制是由面容赋予的,从一张面容出发,延伸出了情感与记忆的在场空间。

叙事真正将时间凝固,保存时间的有效性,用文本的形式将记忆保存<sup>[2]</sup>。遗照作为一种维系之物,通过面容图像的文本呈现,使得在世之人可以借助直观的逝者面容,用情感追寻失去的时间,用情感支撑已逝之人的生命,产生情感叙事的延续效应<sup>[35]</sup>。从古至今,人们会采用各种方法,将一些珍贵的记忆保留,比如壁画、铭文、造纸术、照片等。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写道:“啊,雅典的形状!美的仪态!身上雕满了大理石少女和男人,树林伸枝柯,脚下倒伏着草莱;你呵,缄口的形体!”<sup>[36]</sup>傅修延认为:“希腊人之所以要在这种石瓮表面缀以富有活力的事物,为的是抚慰瓮中的亡灵。”<sup>[37]</sup>正如希腊人的古瓮一般,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保存记忆,用文字、图画等方式记录下来。对于逝者来说,后人用一种特别的形式将短暂的生命变成“永恒”。遗照仿佛是一份份面容“过刊”,遗照的公布与放置类似于过刊发行,是纪念面容时间性停滞的仪式。所选择的逝者的面容,叙述了或喜或威或怒或平静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逝者的人生修养与得失,生发出一份份专属于观看者的情感密码,在停滞的时间中延续了无穷的主观情感。

### 三、文本失真:过度重构后的时间错乱与叙事异化

如今,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语境之下,面容的识别与审美标准被重新界定,比如利用美颜相机和修图技术之下的面容,皮肤紧致提亮、红润有光泽。人们逐渐习惯于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对已经生成的面容切片进行不断的修饰,要求逐渐趋于完美。据2019年极光JIGUANG发布的《拍摄美化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7月拍摄美化行业渗透率已达40%,用户规模为4.5亿,轻颜相机成为爆款APP,在头部拍照摄影APP中位居首位<sup>[38]</sup>。从拍摄美化到关注传播,借助技术手段,人们制造出了一张张面容的切片,人为制造出面容假象来迷惑自己,是一张张“伪”造的写“真”。

对于面容时间性的现实迷思,实际上先预设了一种本质的、符合自然的时间呈现,以及该时间呈现

中相对应的故事叙事。然而,修图语境下的面容呈现,在混乱的基准时间上,对面容的时间性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面容的时间性叙事也会相应得到精致的包装。这反映出由面容的重构作用引发的欲望机制。结合叙事学理论,“闪回又称‘倒叙’,即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情。”<sup>[39]</sup>对于修图技术语境下的面容,人们通过对时间的重构作用,可以重新拨动时间的方向盘,闪回到想要的时间预期。在叙事的意义上,如果说,有关面容的照片是一张张时间的切片,本该揭示此面容在该故事时间中的内容,那么照片就是叙事载体,面容成为该故事中的叙事文本。在叙事学中,故事时间被视为客观时间,情节时间与之相对应被视作主观时间,指的是“叙述者对客观事件顺序的重新安排”<sup>[15]</sup>。因此,修图技术下的面容叙事,主动利用叙述中的情节时间,进行了一番“喧宾夺主”的僭越行为,对故事时间进行随意模糊与切换,使面容的呈现与真实的故事叙述发生了脱节,其叙事文本——面容就会呈现异化与畸形的状态。因此,在过度重构之后出现了时间的错乱。

因此,修图技术所引发的关于时间的面容焦虑,反映出人类过度渴望“用面容重构时间”的心理走势,导致其对面容认识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遗憾的是,修图技术语境下的面容焦虑正是人们忽视了重构作用的真正含义,忽视了“面容的时间叙事才是重构作用的关键表现”。修图技术下的面容对时间进行过度重构,掩盖了时间切片中真实的面容,制造了面容逆生长的假象。或许,在失真的时间建构之下,歌曲《明天会更好》中的“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放在技术浪潮席卷的当下,也会同样适用。

#### 四、结语

论文以皱纹、疤痕、遗照、修图技术为切入点来讨论面容的时间叙事问题。龙迪勇认为,叙事的本质就是寻找逝去的时间,是对“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sup>[2]</sup>。叙事与时间结合,意味着时间叙事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恰是面容的参与和介入,使得单向度的时间绵延过程发生了改变,并产生一定的裂隙。通过沉淀的皱纹、疤痕等局部特征,以及被封存在时间中的遗照,面容能满足人们对于过往时间与事件进行有效回溯的欲望,从而追寻逝去的时间,产生强大的叙事效应。面容的时间叙事,凸显了面容对时间的重构作用,体现了人们潜在的心理依赖态势和对逝去时间的伤感缅怀。通过皱纹、疤痕等具有文化意味的意象叙述过往,在多角度的文化叙事中重现流逝的时

光,在历久弥深的人生情感故事中重构时间。

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曾在《时间的秩序》中指出:“我们是故事,被置于眼睛后方二十厘米的复杂之地。”<sup>[14]</sup><sup>140</sup>或许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的面容与客观时间就开始了形影不离的奇妙缘分。通过面容后方神秘的“复杂之地”——人类大脑,时间搭上了人类社会叙事的“关系快车”,反过来被面容重新建构。从皱纹到疤痕,从遗照到修图技术,展示了面容时间性的两层维度。一方面,面容建构了时间正向流逝与反向消弭的呈现形式;另一方面,面容建构了时间的停止与错乱展示。面容作为故事叙事的见证者,为时间建构出了全新的呈现形式,突破了时间对其进行单方面塑造的固定化认知,打破了时间单向线性流动的行进状态,巧妙地捕捉了行走在时间中的叙事性,呈现了时间多变的形式,重构了多样化的时间价值,具有强大的叙事力量。

#### 参考文献

- [1]朱自清.匆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54.
- [2]龙迪勇.寻找失去的时间——试论叙事的本质[J].江西社会科学,2000(09):48-53.
- [3]K.里德伯斯.时间[M].章邵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5.
- [4]李成龙.论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隐秘起源[J].社会科学战线,2020(02):247-253.
- [5]周建漳,杨洁高.时间与时间性——论海德格尔和康德时间观的根本分歧[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04):10-15.
- [6]南帆.叩访感觉.[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57-59.
- [7]汉斯·贝尔廷.脸的历史[M].史竞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
- [8]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97.
- [9]王嘉军.存在、异在与他者:列维纳斯与法国当代文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57-64.
- [10]让-吕克·南希.肖像画的凝视[M].简燕宽,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46.
- [11]王涛.肖像的肖似与凝视——从《戴蕾斯·拉甘》谈肖像画和“面容”的理论[J].中国图书评论,2018(09):84-96.
- [12]张荆芳.面孔叙事与书写真实:以《你的脸》与《脸庞,村庄》为例[J].电影文学,2020(18):99-104.
- [13]唐诗人.脸部叙事的深度模式——以陈希我小说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08):54-59.
- [14]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M].杨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15]谭光辉.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错位与变形[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01):89-96.
- [16]叶芝.叶芝文集[M].王家新,编选.北京:东方出版社,

- 1996;27.
- [17]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
- [18]鲍尔吉·原野.脸是时间的容器[J].中国民族,2014(04):77.
- [19]龙迪勇.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7(09):39-53.
- [20]共青团中央.青听 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不见风霜[EB/OL].(2019-12-20)[2021-11-16].<https://mp.weixin.qq.com/s/MT-Z1iW8OencEnxPCzcUzg>.
- [21]王尔德.王尔德作品集[M].黄源深,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6-27.
- [22]鲁迅.呐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 [23]刘琛.图像叙事: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6.
- [24]张富伦,黄钟军.《你的脸》:不一样的“凝视”[J].齐鲁艺苑,2020(04):83-87.
- [25]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M].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4.
- [26]朱瑞熙.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J].中国史研究,1998(01):102-108.
- [27]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2,259,648.
- [28]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02):132-138.
- [29]翁敏雅.大海与伤疤的隐喻意义——论奥德修斯的漂泊与回归[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19(03):33-34.
- [30]苗昱菲.论鲁迅小说中的“伤痕”意象[J].昆明学院学报,2019,41(02):126-132.
- [31]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天作之合:毛姆短篇小说选[M].佟孝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0-34.
- [32]苏珊·朗格.论摄影[M].艾红华,毛健雄,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33.
- [33]马尔科姆·阿迈尔.时间[M].史烨婷,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37.
- [34]廖述务.不可焚毁的遗像——评陈希我中篇近作《母亲》[J].名作欣赏,2011,(4)(21):20-21.
- [35]张德明.时间、追忆与身份认同——从荷马、普鲁斯特和马尔克斯笔下的三个经典细节说起[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04):51-56.
- [36]济慈.夜莺与古瓮[M].屠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7.
- [37]傅修延.济慈“三颂”新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7(02):226-236.
- [38]极光 JIGUANG.拍摄美化行业研究报告[DB/OL]. [2021-11-16].<https://www.jiguang.cn/reports/416>,2021-11.
- [39]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5.

[责任编辑 李瑞萍]

## Reconstructing Time: on the Narrative Power of Faces

QIANG Jiaqi, WEI Jiach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ime witnessed the whole process of a face from birth to decay. This paper took the timeliness carried by face and its narrative mean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ok wrinkles, scars, portraits of the deceased and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as examples,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and time, and discussed the unique narrative power of face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reconstructing time. The accumulation of wrinkles showed the graphical process of time; scars on the face have the clear directionality and story; the portraits of the deceased bear the end of personal time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emotion. At present, people modify the faces in the photos with the help of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which weakens or accentuates the time traces of the faces, creating an abnormal time effects and presenting the alienated state of the narrative text. Face is an obvious and intuitive reflection of time in human beings. In a sense, the narrative power of face l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me.

**Key Words:** face; tim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